



百味·春天

一世繁华梨花梦

云南昆明 杨桂敏

故乡三月，梨花开放。山坡上，土凹里，房前，屋后，遥相呼应，“雪粉华，舞梨花，再不见烟村四五家”，盛放的梨花，纷纷如雪，清雅素洁，将小小村庄包裹得如此素净，让本就安静的小村显得更加清新脱俗，多情的小村也有了七分诗情画意。微风轻起，一身梨花白，漫步梨园中，似与梨花共舞，与玉白合二为一。咀嚼着“冷艳全欺雪，馥香乍入衣”的韵味，这醉人心脾的清香，让人怀疑身处何处？只想轻抚琴弦，歌一曲，舞一段，提起画笔描绘一幅丹青写意。别样的风韵，不染尘俗。“粉淡香清自一家，未容桃李占年华”。陆游这盛赞梨花的诗句，轻轻撩开春天的序幕，从梨花的盛开，以一种纯情的绝美，将春天带到人间。

正如瑞雪兆丰年一样的美，梨花的怒放，映衬出小村人的笑脸，那是丰收的预兆。自然之美中饱含着一种希望之美，让梨园更显风姿。远远望去，一簇簇，一团团，似雪海与云朵缱绻缠绵，一动一静，心也跟着涌动和翻滚起来。“日斜深巷无人迹，时见梨花片片飞。”忍不住跑入梨园中，细细欣赏，和煦的春光下，暖暖的春风中，梨花枝头轻轻摇曳，一股若有若无的清香飘来，更多了些轻描淡写的随意韵味。浅黄色的花蕊是梨花的眉毛，一眨眼，身上早已围满了忙碌的蜜蜂，这些小精灵一定也被梨花的美所深深折服，会不会醉倒在这白色的海洋里？勤劳的蜜蜂为这春天增添了些许热闹。

像童年一样，无数次走进落英缤纷、美轮美奂的画卷里。再一次体验瑰丽的梨园之美，一朵朵一瓣瓣的馨香，让这样的美浸润身心，让心回归，用这洁白无尘与这自然的世界荡涤心灵，洗净铅尘。

犹记年少读书时，总喜欢和小伙伴相约到梨园里学习。风吹来，花瓣落在头上、书页上。轻轻拈起，放在嘴边，轻轻一吹，花瓣飘飞。抬头一看，莲头发上落满了白色的梨花瓣。我会故意说：“来来来，我帮你把花瓣拿了！”莲把头伸

过来，我双手抱住她的头发，用力乱揉一通，莲的头发顿时像鸡窝。莲不甘示弱，追着我到处跑。欢笑声传遍整个梨园。记得曾在高考前，共同在梨园许下愿望，希望自己梦想成真。三个月后的高考，我和莲如愿考上了本省心仪的大学。每年，我们都会在梨花开放的时候，相约回家乡，一起在梨园拍照、嬉戏，仿佛时光不曾远去，归来仍是少年。

汪曾祺曾经这样形容梨花：“梨花的花瓣，是月亮做的。”因这一句，我喜欢上了月光下的梨园和散文。月光下，走进寂静的梨园，抬头，看见了皎洁的月亮。吟诵李清照的“秋千巷陌，人静皎月初斜。浸梨花。”眼前的梨花愈加的柔美与不凡。美而不娇，冰清玉洁，超凡脱俗，令人倾心与向往。真想化身诗人，立刻发自肺腑地吟咏出动人心弦的诗句，用尽笔墨来抒发人间冷暖、相聚离别、更想要留住这一世繁花，希望永恒。

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，总是稍纵即逝，绚烂短暂。但是，人们对于美丽事物的欣赏，对美好事物的青睐，对美好的向往，对美好的追随却会永留心间。永远期待着下一个花开时节，那纯白无瑕的一树梨花，定将盛开在万象更新的春天。

两棵树的陪伴

山东东营 崔向珍

那年春天雨水比较多，庄稼地里的野草一茬接一茬地疯长，因为没有人能够照看我，母亲只好带着我下地干活。当时的日头已经很毒了，地头地边却是光秃秃的一棵树都没有。父亲推了一辆木制的独轮车，车上绑着两只长长的柳条筐。母亲在筐底铺上厚实的干草，再把襁褓中的我放在柔软的干草上躺着。那时候没有伞可以遮阳，父亲只好把家里那些已经长到了一人多高的榆树苗全部栽到了地头，勉强为我遮挡一小片阴凉。

父亲说，榆树长得比较快，也不需要太多的水，只要有充足的阳光，再瘠薄的土地也能顽强地生长。当初从自家院子里移栽过来的时候，还怕它们会被晒死，但是没想到，竟然有两棵树活了下来，而且长势喜人，一天天繁茂葱郁起来。

当我有了记忆的时候，这两棵树已经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。每年春天的三月底四月初，母亲会带着我去地里拔麦田里的蒿草。这时候的榆树，已经能看见三三两两稀疏的榆钱了，我仰着小脸看着阳光下绿得耀眼的漂亮的榆钱，心里有一种甜甜的清爽味冒出来。可是胆小的我不敢爬树，母亲也不允许我爬树，只有等周末哥哥来的时候，才会爬到高高的树上为我摘取一串串的榆钱解馋。

等到榆钱累累坠开满了树冠，母亲会把摘下的榆钱带回家洗净，裹上千面粉搅匀后上锅里蒸，蒸熟后的榆钱团子饭闻着香甜，嚼在口里糯软，是贫苦童年里的无上美味。

每次去田里干活，母亲都会给我带上两本小人书。虽然还没有上学，但是做教师的父亲已经教会了我一些简单的汉字。坐在树下的阴凉里，小小的我捧着小小的书，往往读得入了迷，经常是太阳换了地方，树阴转了方向，我还傻傻地坐在原地读书。

野地里有很多很多的麻雀，成群飞起的时候遮天蔽

日。谷子快要成熟的季节，母亲就会给我一个破旧的脸盆和一根小铁棍，嘱咐我看到麻雀飞过的时候，就使劲地敲击脸盆，驱赶走那些企图啄食谷粒的贪婪者。

坐在树阴里读书的我，经常看不到麻雀的入侵，直到母亲喊我，我才忙不迭地敲响破脸盆，母亲往往笑着骂我小书呆子，还说我的饭被麻雀吃完了，就只能靠读书填饱肚子了。有时候，母亲也会在树阴下歇息喝水，我便把小人书里不认识的字指给她看，母亲也会很耐心地教给我正确的读音。

到了秋天，成熟的田野里一片金黄，果香豆香挤满了热闹而微凉的空气。高远亮蓝的天空上不时传来大雁的鸣叫，有一些树的叶子已经黄绿参半了，我很是纳闷这两棵榆树的叶子却葱绿依然，正在捆绑玉米秸的父亲忙里偷闲地大声告诉我，榆树不怕冷，叶子变黄的时间就会晚一些。

这两棵榆树长在野地里，没有什么可以为它们遮挡无情的寒霜烈风，一年又一年，它们把树冠长到了一起，把树根也长到了一起。它们虽然没有白杨的挺拔高直，也没有青松的奇美挺秀，但是它们有香甜的榆钱可以填充饥肠，有阔大的树冠可以遮蔽浓阴，有顽强的生命力可以随遇而安。从春到秋我一点点看着它们开花结果，一次次飞扬青春的美好赞歌。它们无私的陪伴着我稚嫩的童年，给了我太多的温馨和快乐。它们落下的榆钱种子随风飘洒，一些小小的树苗悄悄地发芽长大，顽强的生命葱绿蓬勃。



弥补

安徽铜陵 吴辰

十多年前，祖父身子还很硬朗的时候，特别爱好制作树桩盆景。故乡多山，山上树桩多如牛毛，但品相好的却不多见。秋后闲暇时光，祖父常常一个人带着锄头和尼龙绳去山间“淘桩”。我曾随他去过一次。那是个纯净的日子，阳光普照，气温宜人，路边原本油绿的野草因为萧瑟秋风已经淡成了黄白色，而红叶正浓，它们聚集在一起，像是片片娇美的红霞，在青翠的山岭之表静静浮着。

那天运气着实不错，我们在一处小山坡上找到了一棵枸骨和一棵三角枫，它们相距不过两米，都拥有极好的品相。祖父笑着跟我说：“今天真是没有白来。”我们放下工具，在附近的灌木丛边安下身来。祖父高兴极了，他就地坐下，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，而我则慵懒地躺在地上，大口呼吸山林里新鲜的空气。透过头上无名灌木的枝叶间隙，我看见稀薄的白云在蓝布似的天空上顺流流动，那景致，那心境，时隔多年我依旧怀念不已。

抽完烟，祖父便拿起锄头挖了起来。我只能看着，帮不上忙，挖桩是个技术活。祖父挖桩的声音很弱，像是不忍心惊醒树桩的美梦。渐渐地，我也打起了盹。醒来时，祖父已将两棵树桩打包好了。我问祖父：“时间还早，我们再去其他地方找找吧。”祖父却说：“回去吧，今天一下子挖到两棵，已经很好了，人要知足。”见我还有点不解，他便问我：“你看，这山里的风景怎么样？”我回道：“很美啊。”“是啊，很美，在我心里，这山就是位美丽的母亲，而那些棵好看的树桩就是她身上穿戴的饰品。我们拿走一件，她就少了一件。你再看看脚下的桩坑，空洞洞的，我们是在给山增加创口啊。”祖父意味深长地说。

“所以，一年下来挖了多少棵树桩，我心里都会记个数，等到来年春天，我就栽下双倍的树苗，这也算是对山的一种弥补吧。”祖父说着又摸出一根烟点上。

多年过去，现在想来，隽永悠长……